

谢洪 华勋

武林志



武林志

华勋

花城出版社

武 林 志

谢洪 华勋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75印张 1插页 220,000字

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261·335 定价 0.98元

内 容 简 介

故事发生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十六年之后的天津市。

号称“世界无敌大力士”的沙俄拳师达得洛夫，其父是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刽子手，后被义和团击毙；本人凶悍暴戾，武艺精湛，在两三年内游历了欧非和远东四十六国，打遍天下无敌手，不少拳师死于其拳脚之下。但他的真正目标是在中国而不是别国。他声称要铲平中国武林，为父报仇，并让沙俄帝国的声威在中国世代流传。他在开往天津的船上就当众侮辱了一名中国商人和一名中国留学生，到达天津之后又残暴地虐杀了一名中国车伕。主持这次打擂台比武的俄租界董事长兼“绿宝石洋行”总经理图拉也夫一伙，也对中国武林采取了种种挑衅性的措施。

面对沙俄狂人的复仇野心，中国武林志士群情激愤。“神州武术馆”馆长何大海首先率徒登台迎战，以高超武艺将达得洛夫助手米沙和毕契卡打下擂台。但在回馆路上，何大海遭到了“绿宝石洋行”暗算，重伤住院，无法再与达得洛夫较量。

当年参加过义和团运动的“神州武术馆”新任馆长东方旭，毅然接受挑战，与达得洛夫签订了生死文书，并以“神掌”绝招将其剪下擂台，结果了这个沙俄狂人的性命。但东方旭同样陷入了“绿宝石洋行”事先设下的暗杀圈套，几乎丧命，后在何大海舍身掩护和富有正义感的警官宋卿帮助下，才得以脱险，远走他乡。

本书情节曲折惊险，武打场面动人心魄，较为成功地塑造了中国武林志士东方旭和何大海的形象，充分显示了我国人民不畏帝国主义分子的骄横暴戾，凛然正气为国争光的英雄气概。这一爱国主义的主题具有现实意义。

象一阵旋风，一个骇人的消息顷刻间传遍了天津南门外的大街小巷——“有人竟敢来这里玩命，在何馆长眼皮下卖武！”

消息所到之处，本地的庶民百姓纷纷从酒店、茶楼、书场、客栈、作坊出来，沿着窄街陋巷，朝南门外的香阁寺赶去——据说那冒失的武徒就在那儿摆开了场子。

这是民国五年，即公历一九一六年五月的一个下午。一个寻常江湖艺人浪迹此地卖武的消息，为何这样有诱惑力，居然引得那样多市民赶赴现场目睹究竟？

原来，威震天津的“神州武术专馆”就在本地，它的掌门人——馆长何大海，是公认的天津武林精英。此人精于形意拳，有“半步崩拳打遍华北”之称，自创办神州武术专馆以来，先后收纳门徒上百人，称霸一方。唯有一怪僻，他不容许任何江湖术士在这一带卖武。那是开馆的头年，曾有一次，有四个卖武的人不服他驱赶，两个领头的在街头与他交手较量，结果仅三五个回合，两个武徒一死一伤，在场目睹之人无不惊骇至极。此消息传往四乡，从此不再有人敢到此

地卖武。时隔三年之后，如今又有武徒竟敢犯禁，自然引起人们格外的兴趣，大伙儿好几年不曾看见那激烈争斗的场面了！那场面热烈紧张，扣人心弦，但被打败的人，口吐鲜血，踉跄倒地的惨状又令人毛骨悚然。然而时日稍久，人们又希望能再看到这种场面，所以，听说又有人来此地卖武，大家就奔走相告，直奔香阁寺而去。

正当人们争先恐后地赶往香阁寺看热闹时，在距香阁寺不远的一条街上的神州武术专馆的正厅内，有一个人正坐在古漆八仙桌旁发愣。

这是一个膀大腰圆，彪悍粗壮的汉子，相貌是纯粹属于鲁夫的一类。然而那张酱紫色的饼盘大脸上，除了那又黑又浓的“张飞胡”由于精心蓄理过而引人注目外，还有一对闪动着犀利而狡黠的光芒的眼睛，能使人过目不忘。不过，此刻这对眼睛却蒙上了一层困惑和不快的神色。他，就是名震京津的神州武术专馆馆长何大海。

他的一双眸子正凝视着空中，面庞上浮着一层少见的阴云。

面前七八步外，就是正厅前的石阶，石阶下就是演武场。现在，初夏下午的阳光把整个场子的地面都罩上了一层桔黄色。正好今天下午放了徒弟们休息，整个练武场一反往常那龙腾虎跃的喧嚣，安静得让人觉得有几分凄凉。好几只黄雀飞过院墙，落在武场中东张西望，一面示威似地高兴地嘁嘁着。高墙外，似乎街上有人正去看什么热闹，争先恐后地呼唤伙伴，还有咚咚的脚步声。

这一切，他都没有闲心去注意。

他正为昨夜的怪梦和刚才刘瞎子的算卜而略感忧郁。四十年前，何大海出生在山东胶州湾的一个渔民之家。父亲是胶东一带有名的武林高手，曾在同治年间率众参加过杀死德国传教士安治泰的事件和抗击德军占领胶州的暴乱。何大海自幼随父习武，并拜各派拳手为师，练得一身高强武艺。十六年前，在震惊世界的义和团运动中，年方二十四岁的他，跟随已在山东义和拳坛口任大师兄的父亲一道，浩荡席卷京津，在与清兵和八国联军的搏杀中，屡建战功，升至统领。后来，在天津老龙头车站一役中，父亲为俄军炮火炸死，他也数度负伤，九死一生。不久，西太后及联军合力镇压，义和团事败，无数拳民被杀，他逃往家乡，殊不知那里正通缉他，于是又先后逃到河南、直隶等地，投靠父亲生前结交的武林前辈，和侥幸逃生的义和拳师友，忍辱偷生，期图有一天动乱再起，替父报仇。然而不久，《辛丑条约》签订了，西太后向各国列强赎了罪，又从西安驾返北京光复了皇威，接着又派袁世凯统领督标亲兵会同德、日、法等国军队，残酷镇压了祁子刚和景廷宾率领的义和团残部的两次起义。从此，义和团骚乱销声匿迹，清朝及列强将万民置于更加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之下。何大海见为父报仇已成梦境，渐渐万念俱灭，从此全力潜心研习武技，决心这辈子凭高超武艺不再受官府欺凌，同时也要强人之上。十多年里，他帮人赶过大车，走江湖卖过艺，又曾在镖局护送过客商，生活无论多贫困，也不忘兼习拳艺。他走遍齐、鲁、燕、晋等地，访寻名师，博采各派之长，先后精习通臂、太极、长拳、八极，及各种长短器械，后拜在名师刘奇兰门下专攻形意拳，历时三载，终

于技臻化境。离师后自谋生路，先后在各地秘密开设武馆，教授门徒，遂声名渐渐传开，引得许多武林中人闻名较技，而每次较量，何大海皆胜，败者无不诚服。辛亥秋，民国革命推翻了满清朝廷，何大海终于得以重回天津，为奠祭在此殉难的父亲之亡灵，他创办了神州武术专馆，收纳门生，教授武艺，想在当年败阵的地方树起自己的势力。但是，天津历史上就一直是南北武林强手云集之地，至民国初年更是门派林立，各不相让，武馆招牌挂出来不多日，即先后有十几人登门叫战，何大海一一与之对阵。

他此时的形意拳法，能聚合全身之气，透过双拳而发出。出拳时作吼声，慢慢连吼声也听不到，只能听见鼻息出入的声音。技手分金、木、水、火、土五种。当出“水手”时，被击中的人，象“中魔”一般，身体飞出一丈多远。

在何大海与前来较阵的强手的角逐中，有这样几例令旁观者莫不瞠目结舌：

郭泰金，天津武士会掌门者。较量前，何大海对他说：“你碰到我的拳头会飞出一丈多远。”对方冷笑一声，并不言语，直取大海中路，仅四个回合，果然被大海击中，身体象飞鸟一样腾空而去，跌落地上，昏厥不省。

李寿山，著名天津剑客，他舞起剑来，若浮云集合，鸟儿飞逝，近乎滴水不漏。他对何大海说：“我走遍天下，不单是剑术，拳术也未曾有人敢得过我。”两人一交手，李某就被何大海“水手”打中，腾空抛出丈外，趴地一时不起。

陈铁，沧州长拳魁首，他与何大海用手格击，楼房柱子震动有声，好象要倾倒一样。陈铁说：“停吧，您运气如神，

我无隙可击，再有一顿饭功夫，我就要失败了。”于是，两人相约为师友。

天津镖局牛武，率领流氓五人，登门寻衅。这牛武有一招法谓“大身化小身”的“绵化功”，经得住摔打。另外还有一招“鹰爪通气术”，打中人没有一个不丧命的，牛武靠此与人比武，每试皆胜。在与何大海交手时，何果然陷入他的圈套，就在即将仰跌之际，大海忽然拼起三指，朝牛武胸部穴位发功，牛武顿觉肝膈间被沸水浇着一样，一时透不过气，昏死倒地。何大海笑着说：“小子如此狂妄，不自量力。”同时拿出小药丸调水给他服下，牛武马上苏醒，然而此时那五个流氓，却忽然直扑何大海后背。大海突然运气，使一个技巧，眨眼间众人就见那五徒已跌倒石阶上，其中一个头部差点碰到铁鼎上，险些丧命。在何大海狂豪大笑中，众流氓背着牛武悻悻而去。

又一次，一个拳手演试败阵后，忽驱赶一头公牛朝刚送他出门的大海冲撞过去，大海闪避不及，举拳猛击牛头面门，牛当即转身狂奔，跑出二百步左右便倒地死了。

由于这些都是人们在场目击，所以何大海从此在天津威名大振，几乎无人不晓，一时间神州武馆门庭若市，前来拜师习武者，数不胜数。本地其他几家武馆则门庭冷落，雀鸟常栖，均先后关门了事。转眼间几年过去了，如今何大海不仅是京津公认的武林精英，而且性格也越来越暴烈了。这些年中，他不曾遇上一个比他强的人，这使他不仅渐渐深信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化境英雄，而且也深信神州武馆负有某种鬼使神差之命。大凡有此心理状态的烈性汉子，终必愈来愈霸

道，什么祖传的武林规矩，早已不屑一顾。手下有几个徒弟不时生出些滋扰百姓的事，他也偏袒放任，后来竟不允许任何本门派之外的武林中人借地习艺，前面说过的卖武艺人被他打死打残各一，他更认为是理所当然之事。两三年来，已再也没人敢在这里摆开拳脚，远近的人们都承认这是何家的码头了。但是，渐渐地，那些原来敬慕他和他的神州武馆的百姓们，现在都谈虎色变了。

此刻，他从桌上抄起那本《形意拳经注解》来翻阅，然而心里却又想起昨夜的梦来。他已记不清，从早晨醒来到现在，他回想过几遍了。

这是一个奇怪的梦。他骑在一头孟加拉虎的背上，在阴湿黑暗的热带森林中奔跑，凡到之处，他看着无数飞禽走兽，被吓得四散飞逃。不知为什么，他心中十分惬意，禁不住用山东话哼起一支胶东小调，而那只在传说中听说过的孟加拉虎在自己胯下特别驯顺。正是心随神驰，春风得意之时，突然，正在狂奔的老虎一下刹脚，险些将自己掼下来……森林的雾障中出现一条神秘的河，那孟加拉虎不安地咆哮起来，无论怎样也不肯朝前迈一步。刹那间，凝固静止的河面忽地翻滚沸腾，那河底哗然跃起一条几十尺长，浑身是白色鳞片，长着四只爪的巨兽。看清了，那是一条龙！只见它腾空盘舞，浓烟弥漫，朝自己扑来！驮着自己的猛虎突然扭头就跑，刚逃出百十步外，一个纵跳便将自己摔落下地，那畜生却没命地窜入林中，消失了……就在此时，他一下醒来，一身冷汗，方知乃是梦境，然而心中悸跳，却片刻不能宁息……

何大海对托梦很是相信，这样一个多年不遇的怪梦，不

禁使他耿耿于怀。他暗暗感到，这是一个异兆。他决定去找南门外的刘瞎子，这家伙在天津是顶有名的，因他说的话往往总应验。何大海对他一向很信仰，他知道唯有他是不会说假话的，他定能解释出所以然来。

上午练毕武功，何大海就派遣门生中的心腹王俊去请刘瞎子。不多大功夫，刘瞎子就来了。何大海有请，他自然不敢怠慢。可是，看着刘瞎子那满是老年斑的多皱的黄脸，那因屏息聆听翻个不停的眼皮，何大海却迟疑着，忽然没有勇气说出那怪异的梦来。不说吧？那也不成啊，象这样多年不遇的奇兆如何能让它永远模糊下去呢？把手下人全都叫出屋之后，他终于硬着头皮说了。那什么也看不见的瞎子，歪着脑袋，把耳朵凑近拳师的嘴边。

瞎子默不做声地听完后，垂下眼皮，声音不免有些异样起来：

“何馆长，依小的看来，这可不是吉兆哩。”

何大海即刻感到自己的心跳得厉害起来。

“请问此梦是何时做的？”

“是寅时做的，四更时分。”

何大海表面上声色不露。

“寅属虎，今天是辰日，辰属龙。”瞎子扳着几条粗黑的手指指数着，“不巧得很，正是龙日虎时，自古道‘龙虎不能并立’。所以龙和虎是一见面就要斗的。而拳师梦中竟恰好亦是虎龙相遇，依梦中所托看，拳师这虎恐未必斗得过那混江龙，倘若冲剋起来……”

何大海忽然觉得全身毛孔都张开了，一股心血冲上咽喉，

怒火顿冒：“你他妈想杀我的威风么？”

瞎子不吭声了，他带着几许畏缩的神色朝拳师的方向望了一瞬，终于轻轻地说：

“我不曾……说错。梦托如此。拳师须得小心才是。”

瞎子不仅胆大，而且还很固执。

何大海心头立时象灌满了铁水似的。

把瞎子打发走后，他才发现指尖和脚尖又湿又冷，那是冒汗了。尽管从心底厌恶和不愿意这预兆真正变成事实，然而他一刻比一刻更惶惶不安地意识到，这不幸的异兆很可能真的带来些什么。

带来些什么呢？这可难说了，但有一点大约是避不开的：将出现一条“混江龙”，他会压倒自己。想到这里，何大海有些透不过气来了。一个长久称霸一方的英雄，一回想起这些年战败群雄，威震四方，登高一呼，万山响应的情景，那已经压倒，并要继续压倒一切人的心理习惯几乎不容丝毫改变。

“我等着这小娘养的出来！”他终于控制住了内心的惶惑，用这句话激励自己，暂时斩断了脑中纷乱的思绪。

站在窗外的王俊，无意中听到了这句话。

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二十六岁青年，平素总是穿着只露出脚面的长布衫，乍看他文静的举止和颇有几分秀气的脸庞，绝想不到他会是何大海手下第一高徒。他原是个私塾先生，在乡镇教书。民国革命后，一次，他替一个被占了房产的农民写了份状子，得罪了财东，对方请来一帮打手将他暴打一顿，遍体鳞伤。适逢神州武馆开张，他便投到何大海门下，

从此学习武术。由于他做过私塾先生，竟成为武馆内知识最丰富的人，加之他人品端正，聪颖过人，武艺精湛，很快成为何大海最喜欢的高徒和心腹。

王俊向来能摸着师父的心思，今天早晨让他去请瞎子，他就感到师父脸有愠色，尔后师父又同瞎子单独密谈，亦显出他心事重重。刚才听见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思索着，不禁又极其轻声地重吟了一遍。

就在这时，一个年轻的徒弟匆匆沿馆内的青石砌的路走来，他脸上的神态表明出了不寻常的事。

何大海刚刚静下心来阅读《形意拳经注解》，王俊和那个小徒便迎面走进正厅。

“出了什么事？”何大海一看那小徒的脸色，便知有事了，然而他不喜欢年轻人的喜怒形于色，每遇此总要训戒几句：“我们武馆的人，凡事不可做出大惊小怪的样子。”

“明白了。”王俊代小徒答道，“师父，又来了江湖艺人，在南门外香阁寺卖武，惹得不少人去看热闹。”

何大海瞪着双眼，眼皮眨也不眨，一时间什么话也说不出。许久已不曾有人敢到此处班门弄斧了，今天居然又有人来了！而恰恰今天瞎子刚预言过，嘿，太巧了！莫非他说的话应验了么？这真是来得太快了，如是那样，来者则不善了。可附近居民百姓去了那样多，不去岂不承认自己破了自己曾立下的规矩，在众人面前等于认输了么？这绝对不行……

“有咱们的弟兄去干涉么？”何大海凌厉地问了一声，象往常一样怒气不外露。

“二师兄带两人去了。”小徒小心地回答。

何大海站了起来，换上了一件精致打服，一边扣着从喉部到脐下的密密的三十多个纽扣。

“师父，您……”王俊早已注意到师父闻讯时内心的震动。

“我得亲自去，恐怕铁柱不是他的对手。”

脸色阴冷的何大海，大步朝门外走去，他又浮现出深信自己能镇服对手的神情，他只感到血管中的血似乎不是在流动，而是腾腾燃烧起来了。

“师父，铁柱为什么敌他不过？”

“不为什么，我感觉！”

拳师在两个徒弟陪同下，朝香阁寺去了。

二

香阁寺建造于乾隆盛世，原先是一座气势宏伟的高大庙宇，每逢庙会和赶集时日，香阁寺前都是最为热闹的地方。烧香拜佛的进进出出，摆小摊的成百上千，买卖东西的市民来来往往。但自八国联军焚毁后，已面目全非。算起来，如今已经冷清十六年了。

然而这时，却人山人海围了个水泄不通。

破庙的残垣断壁上，石狮上，庙顶上，四周的十八棵粗壮的古榆树上，都爬满了人。

围观的人群发出的阵阵赞叹，不时汇成一股股声浪。

远远走来刘铁柱三人。

铁柱也是神州武馆的精华之一，其地位和武艺仅次于王俊，人称二师兄。他二十四岁，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壮汉，不论走到哪儿，总喜好先出手。

隐约传来的喝彩声使他停下脚步，他眯缝着眼往前看。

远处，破庙前围着密密匝匝的观看的人群。

铁柱紧了紧眉梢，啐了一口，转头递了个眼色给身后的两个弟兄，朝喝彩声处快步而去。

人群围成的圈子内，青石地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四个卖艺人身上——这显然是一个家庭。而这样的卖艺家庭，本地居民实在少见。

主角名叫东方旭，这是一个相貌平常的汉子，虽谈不上魁梧，但身材却有一种挺拔之感，留着平头，约莫三十岁年纪。只要扫一眼他的脸庞，就使人难以忘记，那上面仿佛刻满了饱览风霜的经历并泛着淡淡的愁云。那双眼睛，平和深沉，蕴含着某种穿透性的力量。

站在旁边的是他的妻子郜莲芝，这是一位美丽端庄的二十七八岁的少妇。

站在莲芝前面的笑盈盈的俊秀姑娘，是他们夫妇的义妹，名翠香，十九岁，头顶上盘着根乌黑的发髻，她刚同嫂子表演了枪对刀，汗珠正顺着鬓角往下滚落。

此刻，他们正注视着——一个七岁的女孩儿——东方旭之女玉蓉表演四路查拳。

这年仅七岁的孩子，虽面对数百围观的人群却旁若无人，聚精会神地表演着。她拳拳到位，气势逼人，且越打越快。

当她突然收势时，人们情不自禁地喝起彩来。

小丫头大气不出，向看客们抱拳施礼一周，俨然一副成人的神情。礼毕，她下意识地用手背揩了一下鼻子。

这满含稚气的举动使得人们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站在最外圈的刘铁柱和他的两名武馆兄弟再也忍耐不住了。

铁柱将一只手重重地放在面前一位老者的肩上。老者回

首，吃了一惊，脸上的笑容也立刻收敛了。

“哦，铁柱师傅来啦。”

话音刚落，周围几个人闻声都转过脸来，看见铁柱，急忙为他让出一条路来。

铁柱三人大摇大摆走进圈内。

邵莲芝正在表演太极剑。只见她身手快捷，剑如银蛇，左刺右劈，嗖嗖有声，寒光四散，令人眼花缭乱，这剑术揉进了南北特点。

铁柱面显不屑之色，冷眼打量站在对面的东方旭。东方旭没有觉察有人正盯着他，正一心准备登场表演九节鞭。

莲芝演毕，抱拳答谢，看客们掌声不绝。

人们原来只是打算凑个热闹，看看何大海如何处理。但渐渐发现这个卖武家庭似乎技不寻常，大伙儿兴趣浓厚起来了，不但对这一家四口产生了好感，也忘了为什么何大海迟未露面。

翠香拿起一面铜盘，沿内圈走来。

铜钱当当落入盘内。

翠香托盘已走到铁柱面前。

冷不防，铁柱一掌砍下，铜盘翻滚掉地，铜钱滚了一地。

翠香惊诧，抬起头来注视着眼前这个汉子。

围观的人们都吃了一惊，立刻又都全然明白了。哦，神州武馆要登场了……人们的心开始紧张起来。

人群里传出窃窃私语。

翠香愤激于色：“先生为何这样无礼？”